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叙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

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

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

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

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

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

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



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
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
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
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
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
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
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
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
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

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
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
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
皇帝于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
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芻者諸葛孔明卧
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
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
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

文正公集卷之二
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
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
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饒
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
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
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
知杭州軍事蘇軾叙

宋文正范先生文集叙終

高香
藏書

范文正公集目錄

苞按初刻目錄與年譜為卷年譜補遺與本集賦為卷本卷墓誌與遺事為卷今分定本集為二十卷餘皆各為卷附之前後云

明康丕揚士遇 校正

屬吏毛九苞 次訂

卷之一

賦 苞按初刻稱古賦實律賦也律賦不可謂之古故去古存賦

明堂賦

秋香亭賦

靈鳥賦

老人星賦

老子猶龍賦

蒙以養正賦

禮儀為器賦

今樂猶古樂賦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金在鎔賦

臨川羨魚賦

水車賦

用天下心為心賦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君以民為體賦

六官賦

卷之二

鑄劍戟為農器賦

任官惟賢材賦

從諫如流賦

聖人大寶曰位賦

賢不家食賦

窮神知化賦

乾為金賦

王者無外賦

易兼三材賦

淡交若水賦

養老乞言賦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體仁足以長人賦

陽禮教讓賦

天驥呈才賦

稼穡惟寶賦

天道益謙賦

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賦

政在順民心賦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卷之三

詩

謝黃惣太博見示文集

四民詩

寄題孫氏碧鮮亭

贈張先生

明月謠

上漢謠

清風謠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上都行送張伯玉

鳴琴

馴鷗詠

古鑑

贈樊秀才

贈碁者

歲寒堂三題

贈都下隱者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聽真上人琴歌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鼎葉道卿學士見寄

和章岷從事鬪茶歌

和葛闕寺丞接花歌

天平山白雲泉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江上漁者

送蔡挺代父之蜀

鄱陽鼎泉州曹使君見寄

和謝深學士見寄

廬山瀑布

滕子京魏介之一同年相訪丹陽郡

送劉牧推官之兗州

和楊旼孤琴詠

絳州園池

晉祠泉

訪陝郊魏踈處士

中元夜百花洲作

覽秀亭詩

祠風師肅提刑趙學士見貽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送鄖鄉尉黃通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卷之四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依韻答提刑張太傅嘗新醞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送河東提刑張太傅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閱古堂詩

送謝景初延平寄餘姚

寄石學士

江樓寄希元上人

肅和黃太博

滕子京以真錄相示因以贈之

送徐登山人

匣劍

南園

行歌

明月

南樓

送陳環秀才遊金陵

送歐伯起

九日

送虎丘長老

寄潤州龐籍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和龐醇之見寄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贈吳秀才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依韻肅池州錢綺翁

文正公集
寄題溪口廣慈院

釣臺詩

送饒州董博士

送徐允叔歸九華

睢陽學舍書懷

詠史五首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河朔吟

和黃惣大博上知郡杜少卿

過太清宮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送江南運使張傳度支

堯廟

西溪見牡丹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鵬鶚在秋天

觀獵

鸚鵡

歸鴈

青郊

射陽湖

舟中

寄歐靜秀才

和韓布殿丞三首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

野色

雜詠四首

書事呈韓布殿丞

西溪書事

得李四宗易書

歐伯起相訪

寄贈林逋處士

鼎滕子京同年

贈餘杭唐異處士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諸暨道中作

題翠峰院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寄西湖林處士

越上聞子規

送李紘殿院赴闕二首

送邢昂處士南遊

送丁司理赴明州

送鄧江賓尉

送常熟錢尉

試筆

送真元二上人歸吳中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送刁紡戶掾太常下第

過方處士舊隱晉題并序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卷之五

憶杭州西湖

寄林處士

依韻廬母澁推官

送石曼卿

送河涉秀才

八月十四夜月

送吳安道學士知崇州

謫守睦州作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

送韓漬殿院出守岳陽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瀟洒桐廬郡十絕

新定感興五首

遊烏龍山寺

江干閑望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齋中偶書

留題江秀才舊居

依韻酬周駸太博同年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桐廬郡齋書事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

蘇州十詠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陳質殿丞挽歌詞

送僧文光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依韻酬吳安道學士見寄

依韻酬吳春卿二首

應制賞花釣魚

過餘杭白塔寺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江城對月

送向宗國博通判桂州

芝山寺

昇上人碧雲軒

郡齋即事

文正公集
目錄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依韻酬黃灝秀才

贈鍾道士

道士程用之為余傳神因題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遊廬山作

瀑布

贈廣宣太師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贈茅山張道者

京口即事

懷慶朔堂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贈葉少卿

依韻荅梁堅運判見寄

城大順迴道中作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依韻酬太博張相公見贈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寄安素高處士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依韻酬李光化叙懷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送黃灝員外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絕

和太博鄧公歸遊武當寄

即席呈太博相公

紀送太博相公歸闕

依韻和提刑張太博寄梅

又和賞梅

依韻荅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依韻荅青州富資政見寄

依韻荅并州鄭大資見寄

過陳州上晏相公

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依韻和蘇之翰對雪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登表海樓

石子澗二首

依韻荅韓侍御

謝柳太傅惠鶴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宮太保道懷

五首因以綴篇

贈方秀才

楷

卷之六

義

易義

說苞按初刻與義為類今持摺出

四德說

論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讚

楊文公寫真讚

道服讚

文正公集
目錄
卷之七
頌

皇儲資聖頌

泰州張侯祠堂頌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卷之七

序

太清宮九詠序

朝賢選定惠大師詩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刻唐祖先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述夢詩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唐異詩序

說春秋序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寶諫議錄

賦林衡鑑序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卷之八

奏議

奏雪張元

辨滕宗諒張元

論治道十五事

上百官圖

嚴邊城實關內

責管軍舉智勇

論夏賊未宜進討

上攻守二策狀

議攻

議守

再議攻守

卷之九

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徙涇原禦邊

揀選往邊軍士

揀武勇心力人

議堊荆王

灾異踈決刑獄六事

灾異後合行四事

罷武學

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元昊求和所爭乞更不問

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裁減臣克提刑樞密院三班選人

擇臣寮舉差知州通判

職官充京官知縣

舉胡瑗李覲

舉雷簡夫

乞酬獎張信

舉許元張去惑

舉杜杞充館職

卷之十

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奏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奏赦後放欠負

奏葛宗古

答詔條陳治道十事

定戰功賞格

論明賞罰

卷之十一

論訓練軍士賞罰

贖法

陝西入中糧草

將先減諸州公用令依舊

陝西四路經略回易錢帛

罷陝西近裏州軍屯田

差官陝西祈雨

選差往略棟退年高尪弱軍士

陝西主帥帶押番使

條議庶政等十事

議知州知縣有才幹者管義勇兵甲教習軍旅

上建北京議

又建北京議

卷之十一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論西事劄子

論復併縣劄子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求追贈考妣狀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舉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舉彭乘自代狀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舉滕宗諒狀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舉張昇自代狀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舉張問孫復狀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五狀

賀胡侍郎致政狀

陳乞邠州狀

陳乞鄧州狀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舉張諷李厚克青州職官狀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

寘狀

陳乞穎毫一郡狀

卷之十三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睦州謝上表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克天章閣待制表

饒州謝上表

潤州謝上表

延州謝上表

謝降官知耀州表

耀州謝上表

乞小郡表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文正公集 目錄 二十三
讓觀察使三表

卷之十四

謝許讓觀察使表

謝傳宣表

讓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表

謝授知邠州表

邠州謝上表

遺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鄧州謝上表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杭州謝上表

謝賜鳳茶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青州謝上表

書之十六

書之十七

書之十八

書之十九

卷之十五

書

上張右丞書

上執政書

卷之十六

苞按答竊議初刻雜奏議中然實書也今改從書類

上資政晏侍郎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與歐靜書

與周駸推官書

與唐處士書

答趙元昊書

答竊議

卷之十七

答安撫王內翰書

上呂相公書三首

上樞密尚書書

與省主業內翰二書

上呂中丞書

啓

上張侍郎

上大名府王侍郎

賀胡侍郎致任

謝夏太尉

謝賀正

卷之十八

尺牘

與中舍十六帖

與忠宣公

與九國博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二帖

與朱氏十五帖

與指使魏佑

與韓魏公三十一帖

卷之十九

與晏尚書四帖

與邵鍊先生

諫院郭舍人

王状元

與石曼卿

與曹都官

孫元規

孫明復

滕子京

李泰伯

張文定二帖

陳水部

謝安定屯田二帖

睢陽戚寺丞四帖

知府大卿二帖

蔡欵聖殿丞二帖

工部同奉二帖

南陽著作

知郡職方三帖

安撫內翰

翰長學士二帖

安撫太保三帖

李節推

通理虞部

仲儀待制三帖

文鑒大師

與朱校理

與田元均

與尹師魯

與季寺丞

卷之二十

祭文

祭謝賓客文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祭石學士文

祭吳龍圖文

祭呂相公文

祭陳相公文

祭韓少傅文

祭知環州种深院文

祭陝府王待制文

祭謝舍人文

祭同年滕待制文

祭龍圖楊給事文

祭尹師曾舍人文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祭葉翰林文

祭杜待制文

祭英烈王文

卷之二十一

碑

唐狄梁公碑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銘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宋故同書環州

神道碑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

府事王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

忠獻范公墓誌銘

東深院使种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

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墓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

墓表

附錄

宋史本傳

褒賢之碑

范文正公墓誌銘

遺事

義莊規矩

陝西五路圖

西夏地形圖

西夏寨堡

范文正公集目錄終

重校范文正公集凡例

屬吏毛九苞撰

一初刻目錄年譜本傳碑誌遺事與本集雜爲十卷今更定本集爲二十四卷餘附之前後庶得其正

一賦以漢爲古本集諸賦皆宋制舉律賦也初刻稱古賦今更定止稱曰賦

一詩各有體本集諸詩古律長短排絕相雜初刻分古詩律詩失考今更定總稱曰詩

一初刻義與說異體也共爲一類碑陰卽碑也
自爲一類荅竊議書也與奏議爲類今悉更
定各從其類

一奏議論風俗卽論治道十五事中之
一初刻
另作一篇今歸本疏令宰相兼樞密富鄭公
疏也混刻入集今刪去

一諱法始于周至唐而苛宋亦重之惟君父之
名臣子不敢指斥然亦有臨文不諱之說孔
丘孟軻未嘗從某唐碑世民止從省筆表狀
奏劄槩諱爲某尤爲非宜今更定凡初刻稱
某者悉從公名本字

一本集過方處士舊隱留題原有序依韵和龐
殿院見寄詩原二首舊本有前集別集各見
一集初刻因之且于過方序下仍註曰詩見
前集和龐詩下仍註曰前集已有一首非是
今并刻從本題

一本集赴桐廬淮上遇風詩三首亦云唐子方
作公年譜載此題石林燕語亦載此詩第三

首初刻去前一首刻後二首今并刻以竢考
一本集贊頌述皆襍著之類初刻列之表後今
并與義說論作一卷爲是

一遺事必本集不載與人耳目之外載之裨官
小說諸家本集遺事已有見之奏議中者有
衆所共聞見者俱宜刪去但刪刻頗煩姑仍
其舊

一初刻以本傳碑銘總屬遺事苞意此非遺事更定
先本傳次碑次誌銘次遺事次地圖總之曰附錄

范文正公集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屬吏毛九苞 訂

年譜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為清詔使裔孫履冰為唐
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孫祖上
柱國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
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
中原離亂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曾祖夢齡

仕吳越中吳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
時仕吳越九歲童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

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

武寧軍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

即徐州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

日丁丑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

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為姓名說上

長白山僧舍修學醴泉寺後居南都郡庠五年

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孝悌

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

一遂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母夫人至姑

蘇歆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歆

歸本姓他無所覬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為亳州

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

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

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戚疎也吾

安得不卹其饒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

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

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
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
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衣
嫁娶凶葬咸有贍給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沉
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
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

利害為趨捨凡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
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
必吾豈苟哉公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
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
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謚

文正

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

有文集二十卷別

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
韓琦作序晏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
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為文章籍

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
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
以為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哲
宗謚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
追封許國公次曰純禮字彛叟仕至尚書右丞
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
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

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
年六十四薨于皇祐四年

淳化元年庚寅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二十歲

按公譏鄆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
袞慷慨有英氣善為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
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
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
起家就祿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
也時祥符紀號之初戴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
二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鄆杜之間

二年巳酉年二十一歲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是歲改

科舉取士按言行錄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讀書長白山按東軒筆錄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蕤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按家錄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決款自樹立門戶佩琴劔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

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
學舍家錄云真宗謁太清宮幸亳駕次南京皆
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
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
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
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
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
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
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
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徃徃餽粥不克日
吳始食

八年乙卯

甲第九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
懼脩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長
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
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
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按張唐英撰公傳

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說者是也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此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九

域志亳州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

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

祿用事最為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為譙郡從事亳州也祭龍圖楊

給事文曰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

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

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

中為譙之從事秋八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是歲校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

見牡丹詩西溪書事按皇朝類苑云初呂文靖

嘗官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絕後

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重護以

朱欄歲久益茂為西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按文集冬

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

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公在西溪上

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

公識其遠大力教載而激勸之故其祭文畧云

昔弱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

公德知己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

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

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

政則未諭公實飭之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遷大理寺丞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
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卑賞延
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
張綸言復海堰之利按李燾通鑑長編秦州海
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
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
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灾綸曰濤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
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
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
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
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又按記聞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
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
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

廷從之以公為興化令掌斯役發通秦楚海四
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徃徃以
范為姓

五年丁卯年二十九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
寓南京應天府按公言行錄云時晏丞相殊為
留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
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
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
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
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
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
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
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
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錄云公在睢陽掌
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
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
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
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

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了為學職月可得
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
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
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
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
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有送李紘殿

院赴闕詩

按九域志南京
應天府睢陽郡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
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為

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
遂以狀舉公其畧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效
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
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
大理寺丞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
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
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
敦勸徒衆講習藝文不出戶庭獨守貧素儒者
之行實有可稱云云
欲望試其詞學獎以職名

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是歲服除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為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克南京講書狀

七年乙巳年四十一歲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

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為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淹緣屬公舉

文正公集 卷之三
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
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
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
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
罷其畧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
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
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
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

使臣俸祿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
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負尚少凡得一任必
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
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
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
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
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
之制天下幸甚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上疏
論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

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宮等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脩宮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夏四月轉殿中丞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駿推官書七月

十二日有與歐靜書上疏言減郡邑以平羨役其畧云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戶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

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
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
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權酷關征之利
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為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
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有上
資政晏侍郎書十二月與唐處士書邵氏聞見
錄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
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
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

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
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
矣又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
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
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
監中有二舉子富臬張為善皆文行他日皆
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
張踈俊晏曰唯即取富臬為壻後改名即富公
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按登科記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

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婚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磨勘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畧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卹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風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好賀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為戒又屢上疏言內降之弊引韋后為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公為陳州通判太常博士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時太后既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

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天感悟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母輒以言行公之言也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灾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八月甲申遂

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饒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吳遵路為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王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與中丞孔道輔率知諫

院孫祖德等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
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
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諫入言尋
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
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
母不和固宜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
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
世昏君所為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
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
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
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
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
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
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
及不許請對之說為非是河陽僉判富弼亦言
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
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
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
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公在桐廬與晏尚
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
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
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
見諸生以博以約仲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
又云郡之山川滿目竒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
富文能琴夙宵為會爰迭唱和為郡之樂有如

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在郡有
瀟洒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有遊烏龍山
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駉太傅同
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
又圖唐處士方干像于堂之東壁夏六月壬申
徙蘇州蘇為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
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
諮自言水利事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
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九月詔復知蘇州有

與曹都官書與孫明復書略云淹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買山之圖其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與晏尚書書云漸自睦改蘇首捧釣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灾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處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

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烏陰陽家謂必鍾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觀學之敝復請于

朝新而廣之吳學至今甲于天下五月八日有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八月有祭謝賓客文冬
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
見文集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
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公進
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
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公
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
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

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
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十二
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內侍閹文應置毒公劾
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
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
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
編次三月應制賞花釣魚詩夏五月戊寅朔公
論建都事其略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

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為名
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
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
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
中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
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上嘗以遷
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
之又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
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為百

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
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又言
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
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
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不可
不早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
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析辭
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
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

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
 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為自陷
 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忌之若得為
 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公既貶
 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
 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
 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
 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陛
 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

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稅太子中允
 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
 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范仲淹
 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况余靖素與范仲淹
 分踈猶以朋黨獲罪而况於臣遂以洙為崇信
 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
 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
 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其立朝有本末天
 下所共知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

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
以為當黜是可恠也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
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
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
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
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
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
一言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

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
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
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斬貶職
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榜中意
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
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
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
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
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逆意逐賢人責臣不

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迂
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迂意逐之臣合爭臣愚
以范仲頊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茲狂言自
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
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脩
坐罪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洙脩不肖
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庸使
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永叔書于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
所臣出自畎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
王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
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已
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
此時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
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
秀拔公識其形勝曰紗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
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

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
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
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
公沈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
坐五老夕陽闌之句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
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
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公一人
而已饒人為立祠頌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
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
道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為之作記立
碑至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
樓并以本傳刻之祠下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
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為將家
蘇州掌學胡瑗祕閣校理見明堂圖亦甚奉仰
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為幸與胡安定
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君之心不
易改棄而然耶仲淹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
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

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
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
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
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
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冬十一月徙知越州
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仲淹序係元年知越州
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是冬元昊僭號
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母臣

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下具禮
祝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
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黃灝秀才詩鄱
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
專城鬢似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
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
館葉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
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

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
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公等皆得近徙公既
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
命置之嶺南叅政陳琳辯其不然公訖得免自
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公者皆
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有潤州
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
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

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
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
綺為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
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
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
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
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
偽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
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

千人迭直偽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
謀築壇受冊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
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
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鄆州通判
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
市榜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康定元年己卯公年五十一歲在越有諸暨道中
詩越上聞子規詩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
誌銘有贈兵部尚書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
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
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而圖之誠衆望也
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俟先生講求也
公在越有清白堂記六月有祭胡侍郎文又有
祭蔡侍郎文

三年庚辰年五十二歲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
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三月公復天
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陝西安撫使韓琦之言
也未至永興又改陝西都轉運使五月甲戌西

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
皆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吳
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
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
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
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
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
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
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况今

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臣謂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七月已
邠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
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呂夷簡
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
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
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八月庚戌兼
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
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

卑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先
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
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
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大范孟節雍也是歲橫渠先生張載來謁勸
讀中庸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
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
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築
青澗城復承平永平廢砦神道碑云公為將務
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
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羗歸業者數萬戶有舉張
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朝命以正月出兵討
元昊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
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
漸暖方賊馬瘦人饒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

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絕偃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自為書遺元昊諭以禍福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來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

其親信野利旺榮為書報公別遣使與周俱還
且言不敢以聞兀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
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
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略刪改書既達大
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
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公本志蓋
忠朝廷欲招納叛羗尔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
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公辯上悟乃薄其
責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

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降為戶部員外郎知
耀州職如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
表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
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羗為助環慶酋長六
伯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
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立條
約明賞罰諸羗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九月辛酉
公復戶部郎中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
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為左司

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
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克經略安撫司
掌書記狀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克經略安
撫司掌書記狀是歲築大順城神道碑云於慶
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緬腰胡盧於是明珠
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
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
告其地處所徃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
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
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
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為
不可及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
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
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
巡邊至環州州屬羗陰連虜為患邊上公謂种
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
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四月癸亥除鄜州

管內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
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
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
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表三
上乃命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有謝守
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
非出擬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
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內內侍省高
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

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有上呂相公三
書十月辛亥以公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有讓表元昊
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
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
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
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
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
不受命不聽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

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是歲有書環州馬頰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

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為大姦公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為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大可防者三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迹者蕃酋來見者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

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為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為小事耶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灾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已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卹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

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
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
咸言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
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六月丁丑
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為陝西宣撫
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
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任師中常守并
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
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況為
副使按公尺牘載與中書家書略云漸近蒙恩
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
今月二日已答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
政尋面陳利害辭免與韓公且在西府相次必
出巡邊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
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指揮兒侄知委八月
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
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
未有巡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

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款和之意朝廷
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
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
於西人未行之前蚤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
計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
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琦河東臣方壯年
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
陝西師中卒不行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政
記有述竇諫議陰德錄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吳
龍圖文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見必以太
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
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乂安非朝夕可能
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
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
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
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
札使疏于前公與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十
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

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
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
嚮公等悉用公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
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十月
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
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
詳其可行者別奏聽裁行公之奏也是歲劫盜
張海橫行數路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
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
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副富弼議欲
誅仲約公時為參政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
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醜錢遺之
法所當誅也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
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
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
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
也小民之情醜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
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

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不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五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爭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為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閱兵卒為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按言行錄載遺事曰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

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
杞張昱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
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
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烏知一家哭矣公曰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為罷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
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
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鑒辨
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五月

壬戌朔公與韓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
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城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
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
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六月公與
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
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
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
遂以公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

元昊事可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
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黨及陝
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
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
天下為已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
規模濶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
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
弼等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
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
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
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
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
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有是命初公之
出也過鄭州因見呂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
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
危橈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
出使呂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

與語終日問曰何為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范公為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固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夏六

月有上呂相公書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頌天下農田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勅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呂相公書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祕閣寫書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相公書有舉許渤僉署陝府判官事狀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壘堡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

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
路緣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
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二月癸卯公
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
有論復併縣劄子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深院文
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自公與韓琦出使讒
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
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
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
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
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
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
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
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勸朋
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
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

詐之迹甚明乞蚤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卓制罷衍十一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公

在鄧是年鄧人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荅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荅王源政憶百花洲詩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

詩荅提刑張太博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任有疾來鄧以存歿見托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

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又云已去安州

蘇之翰處作行狀待送永叔作墓誌翰不敢作
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
與他作墓表也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
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
人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
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二月
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正月乙卯公知杭州
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
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
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
阻雨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時孫甫
為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官行事孫曰范公
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
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
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
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正

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為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絕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蘇之翰對雪詩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昇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按言行錄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為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思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

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
母以為慮又按程氏遺書云橫渠張先生言有
欲為公買綠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
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
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外
郎王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戶部侍郎依前職
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吳中大
饑殍殮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為

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
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
召諸寺主首諭以饒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
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教吏舍日役千夫
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
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
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
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母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
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

文正公集 卷之五十一
之惠也歲饒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
為令既已卹饒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
澤也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覲撰明堂圖議公奏
之授試太學助教覲能研精經訓會同大議按
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
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
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有舉
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
堂老更表進故朱家所撰春秋文字狀冬十一

月有兄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是歲公以戶部侍郎知青
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正月八
日有續家譜序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仲上
已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
墜但歲饒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
又按言行錄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
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輦置之
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鍰納鈔與之以書與博

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齎巨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克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頴毫一郡狀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黃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上書言古者內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

人若守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薨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潁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勅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羗酋人哀號如父齋三日而去

范文正公集

明康丕揚士遇 校

屬吏毛九苞 訂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

明道二年八月公時為江淮安撫勘會真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兗

等州九月體量淮南州軍賒糶人民二麥并賒
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
軍儲亦無錢和糶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足
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賒
又體問得諸軍州自来和糶當農民出糶被行
人抑壓價例收糶不時致穀以百千計已入商
買之家方始添價出糶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
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
限一月內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
勒令請領十月奏為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吳遵
路所奏權罷配糶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
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
江淮州軍有因疾疫死亡人口種時不敷田段
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
老幼不濟人戶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稅數不
多者虛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十一月牒
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逃移拋下稅產已
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

者並放免稅賦及有已曾歸業為官中令納稅存濟不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稅科十二月奏乞免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戶口逐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食用其客戶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張弁並公廉文雅為衆所稱堪克京官如擢用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葬仍乞指揮令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已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係許責保出外聽勅

康定元年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廊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領官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為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令廊延路分擘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稅戶朱大成

等八百九戶各於送納秋稅不前拋下稅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戶屋業生產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稅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毀却桑產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稅所有諸州軍人戶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沒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為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

塞門寨並無人烟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廻又無舊日熟戶縱得此寨其勢孤絕亦恐難為駐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二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戶見今饒餓若春深無田可耕別思作過或虜劫漠戶北入橫山則延州東界大有憂事乞興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靖仰一面與范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

出師即同謀進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
夏竦韓琦商議邊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青
鹽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答朝旨論公討西
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西賊戰于
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充本
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
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
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
是月二十四日牒張亢修豐稊城及禹安寨又

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
南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
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三月初一日牒青
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珣等接此春暖耕農
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戶蕃部如內有未敢
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隣近有無官司空閑
地土或遠年迹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
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
奏那兵馬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

路巡檢狄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為賊所誘
二十八日奏乞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鬪
敵○四月五日差周美楊麟陳永圖等修復萬
安寨豐稔城甘泉城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
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衡郭延珣等據
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
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
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六月
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
揀選武士充節級○七月十五日舉孫沔田况
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
八月一日舉劉牧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陝西差
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
戶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體量
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母年八
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
知延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
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

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戶蕃部等每家十口
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
邊到延州據左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
塞門寨權兵軍監押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
死二十日為奏聞朝廷乞特賜獎錄以勸死節
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元是三程
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廢○九月公與轉
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遇清明皆
昏黃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坡至多及巡歷回來
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沙河自甘泉縣
蚤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鄜州尚更兩鋪所
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
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
無可收買遂牒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脩
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
遇清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
或遇雨雪并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
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亢斬軍不當罪名是月

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齎送文字直到吳賊處二人不期為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臣何面目更可使人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義等四人作鬧扇搖軍人公到延州據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

自鄜州西北入德靜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將剛浪唆兵馬最為強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召隰州兵馬

與延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
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
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鄜州曹司馬勳
張式黃貴減剋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
兵士多是饒寒逃亡若更減剋轉難存濟遂牒
鄜州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脩城及
般運糧草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
月支醬菜錢是月十二日公上言陝西軍州自
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百出如官員得人稍
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
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屬軍期民無
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
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永
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
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
軫應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
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
獲生口鞍馬畜產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

日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
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裏州軍人戶秋稅內
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
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却人戶田土則
各逃散沿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裏
州軍人戶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
公遂擘畫只將廊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
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黃
世寧到盧子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
一十餘寨并族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
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
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內並
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
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
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
不致闕官辦集邊事○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
九指揮王瓊奪長行于興斫到人頭作自己功
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興

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
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員等處斬又奏乞
建故寬州為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黃世寧頗
勇氣乞蚤加獎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
娘谷乞賜酬獎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稅
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
陝西近棗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
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
有懦弱生疎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
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
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
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
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
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劉政在
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宗
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
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十二月
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

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
沿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員
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
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鈐束如有兇惡即
行軍法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
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
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
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稅
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
辛苦糜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
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
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
裹纏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
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稅入邊上
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
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為鄜城郡
隋為僖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

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廊
州為軍令建營房倉廩解舍所有同華河中府
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稅只於此處送納且減
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廊延軍馬於此處屯
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
近便徃復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
給熟戶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綵內有功
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
者給與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鈐轄
准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
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臧二族時邊上
臣僚陳乞買馬纔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戶及百
姓公人之家覷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
戶取奉虧價強買邊上新舊官員各稱准宣買
馬無時了絕徃徃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
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
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內起兵塞外

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權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戶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應副邊上○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

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徃徃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吳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

在彼防托至今熟戶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
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之利特
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獎勸邊士六
月陝西體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
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
○先是一月聖旨令擘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
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員盡底部領戰兵往
沿邊入界牽制併擘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
兵官員施行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一具

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
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
衡與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
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
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郝緒

慶曆二年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偽署團
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戶公定奪
賞賜銀椀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與
繫官房舍居住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為蕃官訛

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僉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蕃部贓罰添助公用去託所貴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戶王招瑋等陳告稱官中脩營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随地錢稅後邠州准轉運司牒勾收已支價錢公言雖准都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兌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戶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戶地土價錢却牒邠州依條支遣○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杭州軍

文正公集卷之四
神道
一依范仲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
軍輪差弓箭手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
在極邊城寨奉聖旨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
署司相度有無妨礙且利害疾速聞奏公言相
度所差弓箭手並是人戶三丁內破一丁充役若
是撲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踊貴亦少
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纏必於本家骨肉處
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
送即是一戶三丁之內二丁防邊使破壞家

產伏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
年西賊圍閉之時山城未曾修築微有墻壘未
能禦捍惟劉平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
破此實劉平忠勇之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
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平尚在恐邊臣有所
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管又言計用章
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看詳趙珣所
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在外
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便攻擊二十五日

公言將有勇怯師有衆寡用兵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體量將之強弱敵之衆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取分以保民安邊事為重庶少敗事其樞密院指揮未敢施行○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四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尋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范祥

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而又分擘衙巷脩蓋軍營倉草場解署及城上置軍舍般運糧儲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瑞高良夫揚畋○寧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電雷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稗草四千餘束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勅指揮只令陪納入官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倉場作過

要得負累官員為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釋免
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
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爾遠馬領定邊
安和安塞等寨軍馬糧入戶草不少並各城墻低
下濠塹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
軍兵士脩築開淘○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
家族蕃官屈都等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為讐
其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
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椀綵絹走馬往本鎮體

量各且和斷之○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
巡檢司狀申探得吳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
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惑著作暫往邠州
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
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戶入州其人戶
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棟損稈
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
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
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

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
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與口食并
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如遇閉圍三五
日間亦借與稈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
月十日夜一更時准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
軍號紙申蕃賊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定川
寨公牒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狀稱
今月二十二日早晨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
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

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
在定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鈐轄李丕諒領軍
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
策應○十月二十八日入內侍省西頭供奉
官王懷德齋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卿往涇原
路為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彥博對
換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
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
平定時渭州鎮戎軍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

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二十八日奏
乞均定諸寨官員職田○十一月初六日公上
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
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
微薄拋離本營裹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
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喚公私俱便是月復置
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
韓公及公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
而徙文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
申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
薦也○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
牒知原州景奏與當路鈐轄李丕諒等六人部
領軍馬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
竒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
示以兵勢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衆心又與都
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
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

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為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二月已卯保安軍狀申廊延經略司牒報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三月甲午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內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員及拍畫閱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發運非人公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

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賊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十月初五日用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為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別降勅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王拱臣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飾矣先策論

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稅宜文字○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閤門祗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關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產炭鐵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員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八月辛卯命叅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吳賊差使臣一道姓金不得名往北界契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撲陝西兵三萬來赴江

東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奭張燾張
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
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
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
等五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
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
甚有人戶因差配破却家產州縣不能矜恤減
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產多
為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

人戶并割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
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
簿內注鑿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
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
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
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
兵并人員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九
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場務更
不得收納大鐵錢要得止絕欺弊纔方行下文

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市交易到大鐵錢
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
據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銀鞋錢二
百萬准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例各
高聲言道官中支賜與我因何却不得行用其
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
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
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初新收刈白草降
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

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
買或於人戶係稅草地內強行採打引惹爭競
即令逐處搔擾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
以前拋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並與放免
體量得逐處賊盜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群
黨驚劫人戶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
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
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
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關公奏乞所有封冊之

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
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
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閣門祗候張繼勳是
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戶今日已
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稅移徙者並令與放
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稅並與除免仍劄都轉
運司公到憲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脩
○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
佯作葺豐州所貴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

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
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興脩初麟州無酒
務不權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權
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
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體量二州四
面邊疆並無城寨防護人戶不敢復業遂與明
鎬商量申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
州與土田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
界熟戶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

減下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
山岢嵐保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入軍儲皆是
商旅人戶將銅錢接糴北界斛斗入倉中糶每
日計出却銅錢數百貫過往北界每歲計置河
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大弊也十九日奏
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轉運司俵與岢
嵐等三處博糴軍儲急止銅錢出界之弊二十
七日張亢奏准經略司牒岢嵐軍等處有閑地
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

件地土壁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
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戶名目三
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墻院防備盜賊○十一
月初五日知原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
須藉土兵守禦公劄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
就糧振武蕃落指揮○十二月經略司管勾何
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
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孝道時蔣
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种世衡領環州蕃

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獎諸將
功勞是月割付陝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
分鄰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
割付與河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
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稅時契丹與元昊戰不
利奉聖旨指揮令公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
兵家每有挫衄恐其下離叛即別舉事圖其復
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
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月明鎬奏

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鎬所奏相度
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
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
奏相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
路回到岢嵐軍次日有鈐轄孟元并岢嵐軍使
米元湑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顏和告稱有本指
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
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說並無照據欲領顏和
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

情如委實誣告亦且決配况未曾刑害着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忝辛苦或亂出語扇搖人衆於邊上不便乞蚤降指揮差替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內供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廷萬一之憂

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郡通判貼黃自来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員恐朝

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賊臣並行同

罪

慶曆五年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

七日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顯等陳狀為老小

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

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

顯等如有人戶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

如別無人戶指射即與免放施行○二月劄下

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遍行指揮逐處

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

學士吳育為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

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出安撫河東

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

之○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劫篳

篳城等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

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

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檉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

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內各有烟

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戶一例驚移及差人探
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戶尋却歸
復本處任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待鄜州路前
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
其人戶為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
虜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
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
蕃漢人戶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
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子

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
者許本戶人填替如本戶無人即許召人充替
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薦疾廢疾之類非可
詐偽者為年未五十已上有礙上項宣命諸處
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內有事
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
脅家間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
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薦疾廢疾之類並依
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於揀停歸農不須要家

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
不致失所○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
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
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
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
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
府二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戶約量人口數目支
與貸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戶買牛具錢本選差

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閏五月
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
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
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
過滿又知別路並減那歸營秋間縱有事宜亦
難勾回邊上恐遞相扇搖別有言詞尋涇原路
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六月
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
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

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昂公勤膽勇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用舉昂充慶州駐泊都監○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州取覆囊霄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爭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爭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爭之理或一番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為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錄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錄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奏舉李顯授門閣祇候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兼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興販今

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絕必是一路
蕃情怨望兼大段隔却興販券馬及阻節客旅
興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入中必是誤事伏
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
李顯充邠州都監○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
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
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榷務一則招誘
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稅要用二
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稅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
供軍三則止絕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
四日奏乞於麟州初置榷場二十日西界送后
元孫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
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后元孫
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
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
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
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卹
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陷蕃將

校等聞之未絕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
此禦戎之一策也○十一月十一日准樞密院
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来各
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棟
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
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
纏錢三百文所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
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棟却知
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
不切閱習因茲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
部署司據部署手親兵輪差替換依其餘路分
更不逐月支添支錢○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
德順軍界靖邊隆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
共八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修築堡子把截并
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来累遭虜掠公牒涇原
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
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
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須入壕裏回避

免枉遭虜掠

按舊年譜竄閩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
鄭公所作墓誌按閩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
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
為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百官表同
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
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
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
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

從鄭公墓誌竅考

文正公集

補遺

三



105

